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說學齋稿卷三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劉本立

說學齋稿卷三

明 危素 撰

昭先小録序丙戌

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陳公炤死城守後六十九年爲大元至正三年皇帝詔修遼金宋史其曾孫顯曾以書告史官翰林直學士王公沂師曾翰林修撰陳君祖仁子山經筵檢討危素太朴請録公死節事陳君及素復書曰史官修撰余君廷心實當紀公事而愼重

不輕信於是顯曾又亟以書告余君反覆哀痛余君雖愛其詞然猶難之後從國史院史庫得德祐日記載公授官歳月與夫復城城守兩轉官城破死節襃贈等事甚悉始為立傳而顯曾未知也遂走京師使謁余君以請令其傳既工進矣顯曾退而輯次諸公為公所著文字及其前後所與書問題曰昭先録使素序其端素使過常詢其父老而參以野史雜記所載獨恨忠義之家其子孫往往才智下不能道先世事可勝悲哉而顯曾

無籍人也適寓常與錢峕者詐稱郡官開門迎降降書首署錢峕而未及巳今法以署後者為長良臣遂守郡峕乃次之是年三月故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子峕以知某州家居宜興與公合謀起兵民二萬復常州事聞丙申授峕帶行軍器監簿知常州調揚州兵七千隷之五月戊子公差通判常州六月戊辰特以其職起復加奉議郎於是樞密院都統制劉師勇副統制王安節皆以督府命分兵守常加師勇安撫使殿前都統制張彦

獨卷卷焉於此懼其先德之不傳可謂賢矣且顯曾學行淳懿方出為當世之用此録蓋不待序而傳者然素讀宋禮部郎官鄧公光薦續宋書謂常之天慶觀道士收城内外積骸萬數至不可計井池溝塹無不充滿僅餘婦女嬰兒四百而已大軍入江南屠戮未有如此者則常之事史家尤當盡心焉按大元丞相巴延驅降將吕文煥由常鄉臨安先是左丞安塔哈攻之月餘不能下會守臣趙與鑑稱病溫人王良臣者屢舉不中流落

者指於是多溺死者尹玉戰死全亦宵遁惟尹玉殘軍五百與大兵角皆并力死戰無一降者賀明易崇等四人脫歸天祥謀再遣兵道不通矣全淮東僨將也嘗從許文德復清河兵已入城全鳴金散衆文德不敢以斬將自專送之帥閫竟免之及是天祥欲先斬全并置敗將於軍法以全朝廷所遣請於陳宜中宜中又免之卒以降天祥至餘杭姑斬曽全以狥耳自呂城之敗城中短氣猶堅守四十餘日殿司及所親籍籍偶語欲進異謀

攻呂城八月加彥遙郡觀察使師勇防禦使又命統制張全將淮兵二千來援文天祥督軍平江公之子應龍奔愬乞援天祥義之使朱華將三千人尹玉將五千人會於五牧全往橫林設伏於虞橋大兵掩至麻士龍死之全不救走還五牧華欲掘塹設柵全皆不許大兵薄華軍華力戰自辰至未華軍死於水者不可計至暮大兵逸出華背曾全謝雲胡遇曾玉先遁尹玉力戰手殺七八十人全軍隔岸不發一矢華軍渡水挽船全斷挽

者數比至平江纔十一騎云安節善用雙刀率死士數人巷戰及左股斷猶手殺數十人大兵脅之降安節大詬曰汝不知守合州王節使耶乃吾父也吾豈為降將軍辱吾先人遂死之天祥後繫燕獄為詩哀常州云常州宋睢陽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死者皆忠義之鬼哀哉哀哉詩曰山河千古在烟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寃哉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唇齒提封舊撫膺三嘆吁嘻縱火自焚公調兵巷戰敗歸坐聽事左

輒憚師勇忠壯莫敢發言俄羣鴟飛鳴匝城中衆疑其妖亡何大軍有鵂鶹亡集城工請以善馬金帛贖之師勇不與與淮將謀卜十月丁巳率勁兵突圍出戰乙卯巳延親率廿萬衆抵城下急攻北門將士力戰甫退遽攻南門屬地分將張超離所部謁神祠大兵自超所守處登城軍士不見主將拒鬬不力城遂破撥發官傅忠導師勇以數百人開東門拔柵踰塹而去師勇弟馬墮塹躍不能起師勇遙舉手與訣轉戰而前闇道疾走幾危

臣恩澤賜銀絹五百會子廿萬田千畝姚旹龍圖閣待

制公得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一子將仕郎皆立廟莫

謙之武功大夫昔聞儒者之言曰天地有大經亘萬世

而不泯者忠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

之朝務存至公不責其抗而録其節至於倒戈迎降開

門輸欵者雖賞之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以

高祖致丁公之戮文皇章君素之贈皆所以植天表正

民德崇世功非淺見俗識所能測也仰惟今皇帝示天

右牽馬請由小東門出公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堂上慷慨不屈死於所居之位是時淮軍死鬭人殺數人乃死有婦人重傷伏積尸下見淮軍六人為大兵所逐六人反背相拄且前且鬬殺數十百人乃斃莫謙之者宜興浮屠起兵戰死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不降死至是宋雖危猶用褒䘏之典贈麻士龍正任髙州刺史一子承信郎尹玉濠州團練使立廟贛州一子承節郎賜田二畒王安節保定軍承宣使謚忠藎二子大使

母復來泣别而出故應龜既請授督府又傾家募士以
補散亡草命之後杜門不出命子協購求公遺文録藏
之衣冠不改終其身焉顯曽之生協稟命其父以製名
字以景忠訓之曰顯曽者欲汝顯其曽祖也景忠者欲
汝景慕曽祖之忠烈也汝其識之及病革遺言曰汝毋
忘重闈之養及名字之命顯曽泣曰不敢已而目不瞑
顯曽泣曰不敢忘遺訓也乃瞑時顯曽年方十六故顯
曽克篤孝誠久而弗懈余讀其昭先之録亦必為之𤼵

下以至公明詔史臣毋諱死節素待罪史官分修忠義傳網羅放失夙夜兢兢故常之事得而備書之然猶恨死者多逸其氏名爲之永慨而已顧安得家有賢子孫如顯曽之能昭其先者乎公家本寒素既禄食歲連稔頗多積粟鄉人之乏食者以衣來質即以粟與之頻歲不贖之衣甚多是歲又盛釀酒九月十有三日公生之日黿自無錫以數舟載衣及酒盡裝以入城稱壽因犒軍士畢公曰吾必死此吾宗不可無後汝歸守墳墓

民未幾彗星見公率同舍生唐棣葉鴻蕭規等上書攻似道不少置似道怒甚收公等下獄會劉良貴尹臨安承一時之風旨鍛鍊不遺餘力棣鴻規皆死簞楚之下獨公達廣南貶所似道既斥公乃得生還而宋之國事去矣公既負才氣遭逢治朝功名顯赫於斯為盛所謂興王之良佐皆季世之棄才有不信然者與今子中之來遊於斯也天子仁聖大臣宰相無失德與乎公之時也故子中亦欽然自守明經修行以待國家之任使而

書而感泣也至正六年四月既望史官危素序

送葉庸生序

世祖皇帝既定江南取宋之臣列置要地於是錢唐葉公騋致政府賜秩二品當是時國家初一天下立法垂訓公周旋其間多所裨贊後六十年其孫庸字子中循格補國子學弟子員將歸省其親京師之名能文辭者各賦詩送之會余為助教其同舍生請為之序余嘗修宋史按公為京學諸生時賈似道方枋國行公田以厲

之在人心者無間於古今遠邇當是時女婦之貞節夫豈無其人而傳記有所不及載非可惜哉顧今其地遂建都邑天子歲一巡幸事有係乎風教者有司不敢不以聞以故旌其門者相望於閭巷若孟之事又得學士大夫為之記詠以傳諸天下由是觀之雖其命之不幸然猶幸生於斯世也且夫夫婦婦其具萬世之常道乎隋李德武妻裴淑英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為以此傳記耶善夫裴

已嗟乎公之祖孫俱學校諸生也所遭之時不同故所歷之事亦異斯命之有幸不幸焉者也予中他日之來對策於大廷所以忠國愛君之蘊行將布露無隱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於予中有望焉

李節婦詩序

素以職業在經幄從翰林侍講學士揭公扈從灤陽客有以李君卿妻孟貞節為言者揭公為之賦詩而一時諸君子相繼有作素亦賦焉灤陽在古為絕塞然秉彝

國家者設為庠序學校之教亦曰他日取才於是而任使之故有以成天下之務而善天下之俗其效莫著焉後世之學幾與古異局於章句文詞之末究其歸不足以明體而適用聖人之道微矣古者鄉射飲酒春秋合學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賢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皆在所當學故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何可及也宋安定胡先生有見於此其教吳興之學者設經義治事之齋當斯時湖之學多秀彥及為政又皆適於用

之言幾知道者雖然自先王之澤熄世固有夫不夫而婦不婦者則孟之所以少喪其夫不復他適又撫其子至能服官從政宜乎見稱於君子也刑部侍郎襄陽王公彦寶屬素更為述之將請朝之宗工碩人詠歌之以為世觀王公刑官也豈不曰出於禮則入於刑所以防範其民者盡得夫法外之意者然則王公亦賢乎哉

送湖州吴教授詩叙 丙戌

士有天地民物之責故少而學則必思有以致其用有

讀之蓋陳太素者字靜甫新喻人時新喻袁屬邑也雄
于貲少即求導引之術隋大業間遊沅湘值蜀郡羅太
冲元真者史臣之子連試春官不中第因棄家遠遊陳
君與語甚契乃同之武陵尋陶靖節先生所記桃源者
聞王能尊師居華陰不知其年隱見莫測得辟穀之方
然善飲酒醉則放歌於道或竟臥終日二君往見焉頓
首資叩久之尊師曰世之人沈冥於聲利安知違世絶
俗之事哉二君請益力乃期以後三日至至則授一卷

蓋先生知夫道與器不可離而二之也嗟乎何其後世之不然歟新安吳君君輔甫分教於湖吾固知君之能振先生之遺法於已墜將見湖之士彬彬而出無愧於古昔則君之政業當樹立於永久矣

送鄒景孟序丙戌

道家者流鄒君景孟自江南來京師訪予曰子知吾里中二仙之事乎有趙然子者爲之傳宋尚書謝公又爲之書趙然子既自隱其氏名謝公余所向慕者因取而

第之可考者景孟學於山中篤志道術葢二君之登真且將七百歲矣遺風流俗庶幾未絶泯滅夫學仙之事論者恒以為茫昧不可詰觀二君之所就何其異哉彼文成五利熒惑世主者固可疾已乃若巖棲谷遁之士服食而引年視世之顛迷於汙濁膠轕於旦暮豈不有間乎景孟歸其鄉宿留於仙茅白石之館二君之逸軌固能追之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書衆仙二字以遺景孟則所以期之者不涉凡近可知已

書曰行之不倦仙道可冀葢鍊白石法也復見何仙娥於長沙娥使還新喻用其法煮白石十有二年石不壞俄二泉涌出取以煮之石化為霜二君服食而沖舉所坐之石悉成玉屑唐武德二年八月望也邑令為作白石觀已而飛茅墜地三日而生長可尋丈又作仙茅觀貞觀九年居人見仙仗出於雲端云宋徽宗時賜白石額曰善應仙茅曰洞真紹興二十二年縣尉韓顯祖作亭泉工榜曰鍊石泉主簿趙儼之為之記此其顛末次

於因循茍且之習政有所不舉法有所不行凡舞手以乘民者一聽命於胥吏馴致之久民情愁怨天灾流行其禍不至於敗亡不止也公以宏深之學剛正之氣通練之才所歷皆可考見其成績晚起廢斥守此州著為是書而有日成月要歲會之遺法焉故山陽徐先生積亦屢稱公之為政觀其書可以見其志焉公去南雄百八十年而宋亡此邦遂歸皇元職方累聖之深仁厚澤被於遐方為牧守者固多慎選其人牧世殊事異其設

承宣集序 丙戌

承宣集者宋政和間朝請郎權發遣南雄州軍州事周公諤所著也敘曰吾讀周官書所以治其天下國家大綱舉而衆目張可謂密矣後世一切偷為茍簡之計授之以一縣一縣之事有所不盡知授之以一郡一郡之事有所不盡知任之以天下能盡達夫天下之事者蓋寡矣其故何哉蓋當世之亂離則兵草起而有所不暇為世之小康則虛談勝而有所不屑為於是乎率皆墮

孝經闕序 丙戌

古文孝經出秦火之餘而顏芝之子貞所獻今文孝經十八章已行於世孔安國馬融為古文傳長孫氏江公后蒼翼奉張禹乃說今文劉向校書不以古文為是故不列於學宮劉炫作稽疑不以今文為是陸德明謂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玄所註今文司馬貞力主玄註惟劉知幾主安國傳於是黨同伐異爭論蠭起唐玄宗遂注今文刻石長安仍詔元行冲撰疏自是以來祖述者幾

施之道有因有革不可比而同者然公之書久將泯沒不忍使之無傳會東平岳公齊高以名進士守南雄而廬陵劉君楚奇自中秘出為郡幕長皆好事者乃録其書請刻諸學宮余嘗為史官傳公事請并刻之懼余之言不足以重其書又請順慶守麥公敬存為序以冠篇端麥公南雄人也序公書為宜嗟乎余之卷卷於此書愛其庶幾有周官之意故反覆道之覽者推其類盡其材則事功可立矣

爾類者乎王君曺南人仕至太醫丞老而劬學尤可嘉已

鄞江送別圖序丙戌

至正四年素奉使購求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所藏書於鄞屬其孫曮同知諸暨州事方以事往海中待之久而後還鄞之士君子聞素至甚喜無貴賤長少日候素於寓館所以慰藉奬予無所不至其退處山谷間者亦褒衣博帶相攜來見館名涵虛唐秘監賀公之故

百人宋司馬文正公言壁藏之時去聖未遠作古文孝經指解范太史季信州袁正肅公近世導江張氏皆宗司馬氏而不從顏芝之本惟朱文公及會稽俞氏臨川吳氏兩存之王勔之勉注書甚夥晚乃用力於孝經章分句析條紀爍然博考諸家之說擇其要者梓而録之而大要以朱氏為宗嗟乎以此書觀之千載之下而欲臆度縣斷於衆說紛紛之中非篤信精察者不能然也夫孝之為行大矣推而行之其道溥矣王君其善錫

聳動當世遡其先世未嘗宦遊此邦而有遺愛在其人何鄭之士君子待遇之隆一至於此其殆有宿縁耶此圖陳元昭所作筆意髙雅其紙猶是越王所畜皆可葆也史館暮歸因志其後使兒子謹藏之

溪香文集序丙戌

古者豪傑魁壘拔出之士視其時與勢往往寄迹方外以自晦其才智吾嘗從浮圖老子之徒以求其人亦時與之遇雖不能盡窺其中之所存察諸語言文字有不

宅下瞰月湖後枕碧沚方盛暑清風時来坐有嘉客鄞
故文獻之邦距宋行都不遠往往能言前代故實又各
出其文章如遊瓊林瑶圃燦然可觀驛吏愕眙相語向
使者之來未嘗有賓客如此之盛也及訖事而去顧瞻
山川為之徘徊眷戀者久之明年史越王裔孫文可因
果囉羅易之至京師寄鄞江送别圖以相遺其士君子
又為詩若文題其工素何以得此哉素山林之鄙人學
未卒業以貧干禄無寸長以自見且非有穹官峻爵以

舉判然若異世矣然雅善為文詞方信紙行墨初則汩汩久而浩浩其神情變化意氣飛動猶有出入行陣激昂風雲之興豈非結習之未易掃除耶抑心華發明其言之出若雷行風動沛然莫之禦耶或問於師曰師之入於異教者何曰吾患頭有創因不復存髮又問曰師臨文猶書姓者何曰姓吾性也性可去乎余少識師於廣信山中一見以故人相期因考求謝公之所以學師曰要不外乎易子其勉之臨川慶壽寺僧師孔借其文三

可得而道其情矣鄱陽釋正則故大姓曺氏幼則志氣
英發從宋江東提刑謝公君直遊讀孫吳書問則掛髀
感慨視鄉里小兒碌碌不足數及謝公變姓名賣卜閩中
執拘北行師以親老不能從久之剪鬚髮入里之華果
寺學禪定於鐵牛禪師道出瀏陽之道吾山中龍湫甚
神有欲居寺者卜之吉乃敢留師投偈湫中龍躍出水
數尺若就之者衆為驚異定禪師與師言者非常人所
能知徒見其外形骸忘物我休休焉陶陶焉視少年豪

侍講學士豫章揭公令陜西行臺侍御史大名李公翰林侍講學士長沙楊公故禮部尚書襄陰王公為總裁官各辟布衣士為校勘史成工進有司議校勘為儒學教授一考為流官制可初黙爾奇斯公在相位思羅置名士幕中乃首辟廬陵彭衡公權為校勘及當授官公權遂歷言於朝著之知已者曰某有老母在廬陵兹幸獲禄食以為養願乞近便地以畢人子之志於是授黄州學教授以去士大夫咸是公權此舉而嘆羨之能文者

編觀之至正六年里人饒旭子初至自金陵歸余所寄書筴曝書守徼觀遂識其工嗚呼方外之奇士若師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送彭公權序 丙戌

皇帝即位十有一年詔修遼金宋史先後命中書右丞相默爾奇斯公為都總裁今右丞相阿喇納公左丞相揚珠濟達公領三史事中書平章政事喀喇公今御史大夫泰中賀公翰林學士承旨汴南張公廬陵歐陽公故

之教者亦將興起其孝親之心移之以事君惡有不忠者乎余觀昔之善教事者亦書諸史若安定胡氏之於湖學臨川陸氏之於全學是已况吾公權之仕實兆於此行則推其孝德以至於顯𩔖則將有執筆於其後者此史之不可少者歟公權未嘗求余文而余不能已也

漢藝文志考證序丙戌

漢藝文志考證六卷宋禮部尚書浚儀王公所著也臨川危素序曰儒家之學至宋而極盛大備矣嘉定而後

多賦詩以送焉公權之在京師與余甚厚善余亦愛公權疏直而好義他人有一技之長一曲之善公權恒恐其沒沒也必欲家至而户曉之向也已雖未遇而見王公大人輒薦引寒畯之士又恒恐其掩困也故一舉而置諸館閣清崇之地人莫不以為宜今也始食禄而先於養則推其孝德固足以為人師矣是故古之先行義而後文華者固在於此余嘗過黄州先賢之遺蹟往往而在兵戈之息七十年敉國家右文之久諸生被吾公權

皇子竑事實從公議及歸四明遂堅卧不起杜門著述世號宏博此書其一也葢藝文之見収於前史者其耳目千載之下欲考其原本證其謬誤亦誠難哉非曲暢旁通枝分派列亦不得與於斯即是可以窺公之學矣素既承詔修宋史紀載公之言行甚備復因其孫厚孫之請而序此書後之君子其亦亮之否乎公諱應麟字伯厚

本政書序丙戌

其敝滋起大抵持𦵏芥之學以爭雄述蕪穢之文以相尚假高虛之論以自詭此其人才衰微國之所以馴至於滅亡士生其間而不變於其俗而卒能出入百氏羅絡羣言地負海涵莫之紀極若是則免乎固陋之譏矣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顧安得高談性命以自塗塞其耳目哉此公所以能自拔於紛紛之中而力追古學者歟初公擢進士有列於朝稍踐華要而國事日非賈似道既斥公適當言路盡劾其黨不少貸至加恩

好古惜不及見也嗚呼任土作貢之法尚矣而儒者之論王政必曰井田井田豈不善哉然治天下之道或損或益或沿或革因時御變與民宜之以阡陌既開而欲復井田之制是猶書契已作而思反結繩之時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也勲於是書處之至精而慮之至密足以見其經世之大畧矣當宋高宗之南遷行經界之法其時勲之書方作也惜乎未有能薦其人而用之我世祖皇帝一天下因勝國之舊以定賦役其時勲之書猶存

本政書十卷宋賀州學教授林勲所著始素得東陽陳亮同父所作序於龍川集中欲求其書不可得及至四明從鉛山州儒學教授程端禮敬叔家亂書中僅得三葉端禮曰吾求此書久矣而未嘗見或得之願以告我至括蒼又從王興祖君起家覩朱文公與潘叔度氏手帖屬抄寫校正此書至松江始從莊肅幼恭家得亮所刊本至精好而永嘉薛士龍李宣䟦其後素既假於莊氏繕寫之亟以書告端禮書未至而端禮沒端禮守經

家受命自天乃即龍岡之陽灤水之澨以建都邑且將百年車駕歲一廵幸於是四方萬國罔不奔走聽命雖曲藝之長亦求自見於世而咸集輦下錢唐潘君子華工繪事謂九州所産者昔之人擇其可觀莫不託諸豪素而是名家矣顧幸生於混一之時而獲見走飛草木之異品遂冩而傳之故凡子華之所能者皆自子華始非有所蹈襲模倣也皇上初即位子華因從臣以所畫進上賜酒勞問良久自是好事者爭從子華取之以為

也惜乎未有能獻其書而行之失此二機勲之志卒未克信於後世功名之士亦足以慨然於此乎皇工詔修宋史素為勲立傳而掇其書大要存焉顧家貧不能刻其書以傳姑序而藏之以俟後之知者

贈潘子華序 丙戌

開平昔在絶塞之外其動植之物若金蓮紫菊地椒白翎爵阿藍之屬皆居庸以南所未嘗有當封疆阻越非将與使弗至其地至亦不暇求其物産而玩之矣我國

送葛子熙序 丙戌

余㓜寡昧而學弗能成其業葢以為憂思求四方之良友以助之有葛將子熙近在里閈獲與之交而子熙不以予為不肖而辱以為友焉子熙少孤貧甚育於舅氏與余問學於當世大儒先生之門吾二人者自負戴於道路更相為僕犯霜雪觸炎毒子熙手抄口誦恒至達旦不寐自謂其樂莫能踰之者暇則尋幽訪古至於深山絶壑時時發為文辭以託其所懷已而更涉世故憂

清賞之具而子華之名固將與徐熙趙昌同為不朽矣初子華之父以善寫真至元間見召三被詔三進官今子華年已七十有司未有薦而用之者然後知世之抱道德負才能而卒隱約於山林之下者夫豈少哉其遇不遇果縣於天與子華羇旅四十年陶然終日無所怨悔而一於其藝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宜乎子華之畫非衆工所能及也余五至開平數與子華相見故序以贈之

久在羈旅以朴愚不能媚於世亦思與子熈復求當日遊從之樂誅茅空山絃歌先王之風雅顧自累於貧未能舍其升斗之禄爲之惘然自失者久之嗚呼余與子熈葢相期於千載之上者非一日矣則子熈宜有以處余也哉

黄氏族譜序 丁亥

黄氏始祖唐都頭居秀之崇德大中元年其孫縈徙金華子洪浩洪生珍瑕浩生琛玘璞瑕徙南昌之西山其

患困苦未嘗一日不同也余來遊京師子熙以母老莫
能偕行久之親喪而服除乃來視余於是子熙旅寓三
四年日取經史而誦之故其學益深宏其文益粹密所
為文恥以求知於人人亦莫能知之者然子熙亦自幸
其知之者少也會皇上命修遼金宋史宰相選善書者
二十有一人繕寫宋文以進子熙曰古之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吾其為傭書史乎因在選中廷議以為郡學録
縣教諭仍檄行中書省用之子熙遂去余而南還矣余

載諸暨監利弋陽譜而都頭之子孫備矣按黄氏在江南最多自素所見惟此譜與盱江唐江西兵馬節度使諱表譜浦城譜號為詳備素高祖贈承事郎府君節度之後也友人黄㽦謀合黄氏諸譜以考其分合異同顧安得皆有賢子孫如翰之葆其遺書哉素觀豐城分寧蓋由其先俱能敦詩書尚禮義繼自今衍其世澤於無窮者尚有考焉

舒文靖公文集序 丁亥

子瞻定居豐城之沈江吏八世而有吏部郎官次山又二世而有禮部尚書疇若其尤顯者其居諸暨監利分寧弋陽者皆瑕之昆弟矣禮部五世孫翰以其家譜至京師俾素序之惟素族祖潭州府君昔與禮部同朝贈別之詩見於家集今天子詔修宋史吏部及禮部與其孫茶陵軍使端卿素備數史官實為之立傳百年交誼夫豈偶然之故哉素早從處士孫先生輒得黄氏豐城分寧譜至禮部之孫已不及書乃以翰本補之而翰本復

京師以授素謹取而次第之素之不敏蓋粗考公之學一本諸心故發而為言無往而非此心之妙斯豈執筆摹擬區區於文字之末者所能窺其彷彿哉因序其端以俟後世之知公者

送劉子鉉序 丁亥

至正二年皇上有詔作遼金宋史執政與總裁官等集議設修寫四十人用翰林國史院書寫十有六人國子伴讀籍記部令史各十有二人遼金史卷帙不甚多既

舒文靖公文集十有六卷第録如工公諱璘字元質一字元賓明之奉化人其學行歷官楊文元公銘其墓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時作祠徽州而為之記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常作小傳載四明志今天子詔修三史史官危素以公與沈端憲公同傳宋史概可得而考矣素於公相後百年相距且千里數夢寐拜公而承教焉大瀛海逸人呂虛夷公里人素嘗屬之求公文集既數年乃以書介公之六世孫莊七世族孫祥金奉遺槀至

朝故事官之然廷議卒用為郡學錄縣教諭且檄外中書授之子鉉名在江西檄中行省參政康公曰吾史官也知廿有一人者有功於史亟白僚長擇便地近闕處之子鉉授吉安之龍泉學教諭子鉉且南去京師故舊分題賦詩贈之顧子鉉方盛年其學水涌而山進用以施教於一縣既不足酬其勞又不足展其才然或疑子鉉不能無介然於其中者余讀周官書古者閭有塾以鄉大夫士里居者為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先

已進士獨宋故史紀載詳備今史氏勢不得盡削而野史雜記當參證者不可勝數於是政府選能書者廿有一人以布衣辟置館中廬陵劉子鉉呰與焉今御史大夫高公以中書平章政事涖史事常掩人不備卒然至局惟子鉉與廿人者朝夕不怠而字畫又皆楷正高公甚喜揚言於朝宜官之總裁官用史官言按本朝故事大一統志成書者廿有五人經世大典成書者三十人皆用為儒學教授今所修史尤為繁多而廿一人宜遵先

布如轆轤洒瓮仙倉仙棺不可勝數有三人者同坐岩中俯觀流水然或隱或顯意非飛仙不能到也樵者雖極力攀縁至絶頂僅可俯窺而石磴嵌空終莫能即至順中居民繫長綆大樹工縣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仙棺岩前以長鈎鈎二棺墜溪水中棺皆柟木所制一棺中有玉連環而已或云堯時民避水其上故其遺蹤存焉余嘗辨之堯時河水為患耳其横流泛濫悪得至此境耶縁藤蘿而上有大岩可容數百人益折而上至

生凡朝夕有教焉歲時屬民飲酒則為之俟入自門左序於尊東所以考德問業刑善而勸賢也今一縣之大其廿五家之閭蓋不知其幾龍泉又子鉉之鄰邑乃往為之師則朝廷之待吾子鉉者可謂厚之至也子鉉尚益思以報稱哉

仙岩圖序 丁亥

信之貴溪南行八十里至龍虎山余嘗從漁者買小舟泛溪流行數里得仙岩自舟中仰望峭壁萬仞衆岩碁

為余圖之而仙岩者又常所坐卧其間者也然其人遊方之外莫可測度興之所至不問姓名亦漫與之否則雖一筆不輕與之紫陽王君達善得其所寫仙岩圖寄至京師求余志之因序所嘗遊者而自惜其汨没世事而不知返也

經邦軌轍序

經邦軌轍十卷臨川郭君慶傳之所著也其目則十有二曰格君進賢恤民正已守法勉學去邪絶私識量職

其巔甚平曠浮圖師架岩為宮室復登舟行數里至桃原太史范先生嘗為之記及舍舟入山造演法觀漢張天師鍊丹處猶彷彿可見又有水簾洞者瀑流瀉崖工若縞練飛而雷霆吼入洞中可坐雖疾趨衣巾必沾濕至鄒尊岩亂石為門扉中多黄精薯蕷鷓鴣之類鄒尊者古仙人也大抵千岩萬壑草木秀潤非遯世好奇之士無因而至方壺生學道於龍虎心迹超邁不汙塵垢時時寫山水有奇趣若武夷匡廬恒岱華不注諸山數

事不師古之戒周公有兼三王施四事之思古之聖賢莫不皆然後之經邦者不求昔人之軌轍而遵行之其可乎哉今皇上嗣大歷服勲賢並用君所著書適際其會然而藏諸有司而已君雖受官以去猶宜繕寫進於延閣頒示羣臣俾公卿百官咸知經綸邦家具有成法一旦舉而措之宜不至於曠官而敗事則君著書之功何可計也

送段學士致仕歸濟南序

任寡欲兼聽各引經史於其端而証以國朝名臣之事其後則君自為論斷以發明之監察御史以君所著有補於當世薦於朝集賢翰林兩院較其書亦以為善乃按令式命為學官君持其書使予序之嗟乎經邦之道夫豈易言哉今夫梓匠輪輿猶有俟乎規矩準繩而後可以作室制器况於身居輔弼疑丞之地廢興治亂之所係豈可以不學無術者苟充其位使陰陽不和水旱洊至社稷其有不至於危亡者乎傅說之告其君有曰

散有所不可行苦於羸疾有所不能行則往往思浩然而去之矣至於出佐風紀持節廵行郡縣威聲所加下吏震肅況於禄養豐厚勢尊職重而體力強健足以任事顧能決去遠引無所攀戀如吾段公者葢未之見也古今之士縻爵禄之重任騁功利之修途其為人智愚固可知已是故量己而受任旹滿而知止者豈非君子哉則段公賢於衆人遠矣於是世不獨嘉段公之賢又益知李公之知人

昔翰林學士東平李公伯宗為國子祭酒會國子監知印闕居勢者迫李公用其私人李公竟取諸生籍用其工名蓋濟南段某也段公家甚貧當是時聞者以李公屹然不怵於權勢而能處之以正也其後段公歴州縣入朝為監察御史出僉河南憲年甫六十有六致其事乃授翰林直學士中朝諸公嘉其知止自足為詩歌以送之且七十而致仕古之制也今法亦然世固有不俟七十而退休者非其壓於勢分有所不敢行則局於冗

君院長曰然亟以告於政府會天子宰相憂郡縣之凋敝大選賢能撫綏下民遂擢嘉興路總管府推官卜日以行同館之士皆惘然有離别之色咸賦詩以道其情素以君之從祖闕

府君與先曾祖仁和府君同舉景定三年進士今復為僚友因得書其首簡夫用刑之重見諸經史者君儒者固不待有所陳矣素覩國朝之命官無問事大小必同堂論之故人自為說而政多曠廢獨刑名之事至郡專責於推官則其致慎於斯固足以

送方推官赴嘉興序 戊子

新安方君以愚早擢科第治邑有聲用為國史翰林院編修官會今宣徽使札拉爾公為院長好賢下士知君故進士命取先後禁苑所為文章比録之君乃愽求故翰林學士承旨王文康公而下文集亡慮數百家册命制誥碑銘祝文詩賦贊頌等作編次若干卷名曰玉堂視草書成欲上進而札拉爾公遷他官及詔修后妃功臣列傳君與史事既受代待制而下言於院長請復留

勇悍無賴子弟為之前驅謂之達爾罕軍達爾罕者縱恣無禁也於是盡斬刈黎人無遺種其後主將者官廣西用其法亦募勇悍無賴子弟以制莫猺獞人之為寇者初亦頗立禦寇功久則習知官府事體乃潛與寇通寇出則有司必使之逐寇寇既不可得乃盜奪財貨牛豕斬馘良民以要賞其民罹荼毒者廿年去天萬里無所控愬歲役仰給縣官耗費亡藝言者孰知其為南粵害請罷其所給一旦發憤相呼起為劇盜元帥府莫能

見聖明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如此夫今風俗之壞獄訟之興姦豪得以騁其强梗胥吏得以變其白黑嘉興浙右大郡也固宜得豈弟詳明如君者涖之庶幾善良獲安而屈抑獲伸而無負設官之意矣昔人解字者秉中為史君之於史章善而癉惡秉其中而已則其治獄者亦惟秉其中而已

送敖巡檢序 戊子

天歷至順之間海内黎母山寇作出師討之時主將募

乎宜春款遂初嘗從軍廣西論功授烏程管界廵檢昔蘇文忠公守徐州以沂多盜乞兼兵馬廵檢令遂初專居是職乃蘇公所願為者國家之待遂初亦云不薄遂初早用於兵間深知所以設施之宜辨止戈不殺之意知無不言臣子之義盡歷舉陳於闕下方侍從文臣承詔納言無患其言之不達於天聽也余與遂初未嘗有一日之雅太史周君以聲數稱其淳愿因其赴官而及廣西之事不識以余言為然乎

制因上聞於朝數調行省兵擊之多不利殺湖廣省臣及諸將佐連掠數臣震動南粤盜所未至者其民供給餽餉富完之家立致窮乏天子哀矜遠人降詔書諭降此羣盜束手請命之秋也余嘗考國朝初取南粤功狀惟靜江堅壁難下他郡縣望風送款當此之時得之敵國之手猶若是易易耳今海内既平七十年而兵連禍結賊殺王官鼠竊狗偷上煩當宁之慮是必有其故矣識時務之俊傑豈能坐視而不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

有不足言後之司筦鑰者誠慎守之不至於散亡可也有志於稽古者豈不有所增廣其學問云爾至於人情之險阻事物之膠轕別為之録以示兒子俾知生乎今之世雖事之小者奉公盡職之為難

蘭橋毛氏族譜序　己丑

毛文王之昭也歷世滋久系弗可考宋之時西安最盛其後有徙南城之龍蔭又徙吾金谿之馬蘭橋遇順既增修其家譜僅十有一世嘗自序之謂其先有為縣丞

史館購書目録序 戊子

至正三年詔修遼金宋史遣使旁午購求遺書而書之送官者甚少素以庸陋備數史官中書復命往河南江浙江西素承命恪共不遑寧處諭以皇上仁明鋭志删述於是藏書之家稍以其書來獻驛送史館既采擇其要者書諸策矣暇日因發故櫝録其目藏焉其間宋東都盛時所寫之書世無他本者今亦有之朝廷之購求民間之上送皆至公之心也素之跋涉山海心殫力勞

城與邵武壤地相接縣丞之涉此必有其事丁氏所修由縣丞而上七世而止其下一世而止蓋丁氏修書時在紹興間故也遇順來京師適余供奉翰林得假是書遇順甚喜補完其譜復自序之縣丞之族祖知衢州諱滂字澤民與眉山蘇文忠公相好有文集在翰林余家舊有大理寺丞漸所投三墳遇順皆手録以歸若獲拱璧縣丞之兄諱幵字平仲有文集在揚州學宮余嘗讀之愛其清醇遇順又將求録之則其尊祖敬宗之心甚

者宋南渡初苗傳劉正彥搆亂縣丞興兵勤王事定因家龍蔭蓋其官卑不見於史而遇順亦不得其詳矣遇順間為余言南城慧光寺有斷碑載其先世事再紀至元之三年余與石豈生遊山水至此寺詢之則石亡已久後八年余以經筵檢討承詔修宋史奉使求遺書於東南得長沙丁氏所編百族譜於松江莊肅幼恭家西安毛氏譜在其中則知縣丞諱辨字明仲為丞於江寧當傳正彥之亂實在江寧宋師追至閩境罪人斯得南

得賂遂旅主人竊取之侯在禁林四方之求文者未嘗漫與素承之末僚從容奉命承教於史館數以為言乃得二鉅編讀之終歲而不饜蓋其辭根極理要精深冲遠如滄海無波一碧萬頃信乎能言者也詩云衣錦尚絅中庸曰惡其文之著惟侯有焉此豈世俗沾沾自足外加表暴者所能知哉侯自入官以來廉勤清苦鬱有譽望東平申屠駉字廸素削刻不妄許可為兵部員外在令式當舉守令一人嘗語素曰吾所信者惟梓人耳

厚豈流俗所能識哉然予以毛氏譜觀之以遇順好文而篤至距縣丞纔二百年亦久而後得其概則古文遺事未易窮詰往往類此學者可不慎諸至正九年三月望書於金臺坊客舍是日休暇往觀銅馬於故城

楊梓人待制文集序己丑

澧陽楊侯梓人早讀書天門山中既擢高科仕於州縣者廿有餘年天子聞其文章可掌誥命乃召為翰林待制然侯素貴重其文宋正獻公其榜首也欲觀之不可

居之者非操履貞白明於道術者不得與兹選至元四年五月己丑朔今皇帝勑玉笥山道士郭君宗純為第八代祭酒真人降璽書寵嘉之其所館兩都靖治所在戒嚴真人龎眉皓首深居林壑時人望之已若古仙異人未易狎習既十年乃言於朝將歸隱於故山則其高風益邈不可攀矣名卿大夫士聞真人之知止自足有契於老子之旨為詩歌以送之而屬子為之序蓋至順初第六代真人毛君退休於龍虎山杜門簡絶人事脩

則侯之於政蓋可知已侯於學尤深於易有所論述又補注水經皆當傳於世故此不著

送郭真人還王筍山序 己丑

世祖皇帝受命自天非獨一時豪傑文武異才並為之用而山川百靈罔不率職方是時常山劉文正王以沈機大畧最為親幸且通秘術行師用兵之際役使鬼神多著奇効乃作祠宇於宛平之西山開平之南屏山以祠太一六丁之神俱號曰靈應萬壽宮常山王既薨嗣

固以修之蓋人之並生於天地之間血氣嗜欲易於角爭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亦曰天時不如地利今夫濬溝以為城鑿池以為郭所以備預先王之制然矣我國家初平江南即下令隳天下之城郭豈不以大兵所至若襄陽若合州攻之久而後破然誠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今中原之地曠數千里而無城池之守近歲悍夫自東海以數十騎橫行州縣若蹈無人之境備之無其素焉耳橫州當左右兩江之衝夷獠之為害已劇至

然自得余固已嘆其浮游塵埃之表非世俗所能汨没者及今觀郭君之歸後世將益羨逍祠之多賢也惟其輕世故薄功名然後心無所累而可交於神明吾於二君子見之矣抑常山王初嘗寄迹方外及其遭逢聖明起拜上公之爵然處之泊如也二君子無乃聞風而興起者歟不然何其去就之從容如此哉

橫州新城詩序己丑

周官之制致力於城郭甚嚴為之量人以營之為之掌

民爭取葦載以為州城又於明年仲春之月君為之區別閭巷樹立官府遷驛舍立惠民局神祠民各得其所君調官京師閒則語及其事予嘗患邊徼之地盜賊之肆行而守禦之無策拘文法者昧通變之術憚興作者樂因循之謀老弱之困於俘虜斃於鋒鏑者相望使守土之臣皆若君之於横則又何患焉嗚呼何其不能然也昔者廿有四春秋書之所以重民之力君之為城乃得故輒於千年之久殆非偶然者豈其致忠之誠慮民

正五年廣信倪君友誠來佐是州與知事陳華甫廵檢郭君惠吏目廖蜚卿謀修復州之城隍乃先為東南城門泊鼓角樓君既出俸錢以為倡僚屬咸相其成未幾工告訖功君曰民可用也會同知州事于其知事朱某亦至官善君是舉計其役城之方三百六十丈池三百九十丈寧浦永淳之民聞之樂於趨事俄得古甎於樂山石邨不可數計堅緻周正工識云太元七年考之圖經晉孝武帝時民穴處甎室至是九百六十有五年矣

氏言者大梁歸公彦温其人歟至正五年十有一月日南至河南行省掾范孟偽為中書公牘結流俗無賴者詐稱使者入據省署立名省憲官殺平章政事等若干人偽授肅政廉訪使段輔左丞尋升平章散遣諸司調兵符檄交馳河渡關隘皆為賊守孟自稱大元帥寓公富民及小吏之桀黠者悉授偽官公以前同知潁州事需次於家亦在名中即拜其母訣死別賊果欲偽授蓬婺萬户府經歷公抗言曰吾起諸生擢科第方圖報國

之功天有以相之歟則事之非常尤史家所當記也謹叙其顛末請大夫君子詠歌之

送歸憲使赴河西詩序己丑

新安朱文公論觀人之術曰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如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纎芥可疑者必君子也素之覊遊京師願求四方之君子考德而問業必得如朱氏所言者何高不即何深不求其無愧朱

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也其後中書宥密臺閣爭以不次用之令遂超擢為河西肅政廉訪使卜日以行朝之名卿大夫士莫不賦詩以為餞素識公最久以不習於騷雅故備書公之大節以見公之日躋膴仕者有以自致而非阿順取容僥倖苟得所可同日而語也若夫一方之政或當罷行州縣之吏或當舉刺特公餘事故此得而畧云

送徐時之還句吳序己丑

思憂其弗及豈肯從汝等為盜賊耶賊怒械之獄決以詰旦殺公是夕事敗而公得免方是時大丞相秦王巴延倉卒莫知其故奏遣知樞密院事特默齊罕總大兵以出京師震恐及事覺乃知孟所為今太尉髙公以中書參知政事承詔往訊其事汳梁之民破家隕身者相望而公抗賊之節亦工於朝今知樞密院事阿齊拉公為中書平章政事驚曰儒者亦有斯人耶漢人亦有斯人耶於是公之名聲大震於天下以是觀之若公者則

氏載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洊食上國此皆敵國之言要未足為吳輕重吳周之伯父也而曰蠻夷何耶至於襄公二十有九年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常山劉氏武夷胡氏皆責札不遺餘力余嘗三復其言竊以為過矣衆言淆亂吾將折諸孔子孔子之言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又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蓋始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故曰合使季子非賢孔子以習禮而合

至正九年江浙行省承詔刻大一統志成命松江府儒學教授姑蘇徐君時之進之於朝君數顧余於寓舍觀其氣貌粹乎其甚温其容止儼乎其有度其論議淵乎其不窮故中朝之名卿大夫士咸樂與君遊迨君之還相率為詩歌送之君吳人且通春秋學而有所著述余竊以春秋吳國之事問之吳本姬姓泰伯與弟仲雍讓國季歷逃之荆蠻武王克殷求其後得周章者封之吳又十有四世至壽夢春秋魯成公七年書曰吳伐郯左

而滅於吳其與之乎春秋公天下之是非君知明乎此其肯以舊怨而昧之乎余之送君而及乎此蓋因其地而討論之以質子之所疑

送董英仲琴所詩序己丑

昔者神農氏之王天下始為琴有虞氏用之以歌南風南風之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物當此之時諸侯有行虞帝之政德威教尊五穀時熟則以樂賞之也然則治天下者其可忽哉蓋嘗考夫八音金石竹匏土木六

禮許之乎方季子之聘於魯鄭衛晉其於審音樂觀人才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今曰乃吳之亂實由季子不當以國讓夫讓美德也孔子之贊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可謂至德也已然則泰伯之讓非歟且季子雖有父命而上有三兄卒以自立而弗讓則是自居其賢可哉獨公羊氏曰賢季子也穀梁氏曰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其得春秋之旨歟雖然夫差之稱王則非也外其地為遠夷論者之過也或曰君之先與吳同姓

也則七絃可變十有八律而二百一十六聲皆備焉皇朝一天下將百年制禮作樂玆惟其時是宜有精於樂藝者出而效用於當日審音而知政嗚呼未易言也樂平蕭君性淵與余為忘年交以書來告曰吾里董君英仲願内交於子余察其性純篤而有深沈之思杜門京師閒則鼓琴一二曲以自娱則其中之所存有非余之凡陋所能窺者記曰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忠義之臣絲聲婉妙故能怨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

者皆有一定之聲革為燥濕所薄絲有絃柱緩急之不齊故二者無一定之聲絲之聲其變無窮大晟樂府嘗罷一絃三絃九絃琴惟存五絃琴而已以為五絃得五音之正最優於諸琴也或者琴之絃七而以緩急變其聲則自能具十二絃之數一絃具十二聲具十二絃則具百四十有四聲百四十四聲本於十二律而十二律又有六濁之異六清既為清矣而六濁無清則不和故自黄鍾至中吕又有子聲亦六也是以五聲之旋相為宫

說學齋稿卷三

志聞聲達事存乎知者若董君者亦可謂志義之士哉
蕭君以古田主簿棄官而歸將有浩然長往之志董君
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禮樂將興其可久淹於山林乎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說學齋稿卷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劉本立

說學齋稿卷四

明 危素 撰

送道士李九成序 庚寅

余未弱冠讀書於貴溪盧氏之館時盧尊師自閒處玉清道館每休暇輒過其室尊師為之陳豆觴從容竟日而退則與其徒嬉遊茂林修竹之間彈琴焫香翛然不知世慮之牽人也後數年再過之尊師已仙去徘徊久之乃行及客京師驅馳塵土以求升斗之禄每讀刿原

戴先生所著拂雲樓記思玉清之勝茫乎若弱水之不可度矣李君九成尊師之弟子也與余别幾三十年相見於輦下其齒後於余握手道舊故驚其鬚髮亦變余於是浸尋將老問向時遊從諸子則多物故吾視人世爲何如哉昔者向子平宗少文志在山水之間以自娱適好爵不足以縻之余之不肖竊尚友其人於千載之上苟得乞身以去名山大川可以遊目而騁懐一日復尋舊遊之蹟於玉清之館期與君踐斯言於他日未爲

人有别集固汗牛馬而充棟宇遊於書林藝圃沛乎有餘哉國朝起北土而并天下號令所加海内臣服昭華延喜之珍蓋梯山航海而至府庫盈羨而民物阜殷古未嘗有也至於文章之盛視前古宜無所愧有國百年未有能博采而並傳者甚則散亡磨滅無復加之意焉向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趙郡蘇公稍編輯文類若干卷既刻而行於世宜春鎦志伊讀而嘆曰尊官鉅人之文則既列於此其或抱道懷德而高蹈於山林或守志厲

晚也

送鎦志伊采大元文乘序 庚寅

文章之有功於世尚矣烏可以為儒者之末技而輕之哉自宓犧氏之先吾不知其幾世幾年其間雖人事簡質風氣未開然載籍無所稽而鴻荒莫可詰由後世觀之無乃失之於野而非先王御天下之意也彼三墳八索九丘今不可得而見之矣詩書春秋具載四代之事帝王之功業於是乎可考其大凡於後歴世有史其文

之至正十年三月庚戌朔臨川危素序

送蘇縣尉序庚寅

真定蘇卿伯常調保定行唐縣尉將行京師之大夫君相率賦詩送之卿亦過余而別昔余數以事道出保定之境時遇行者坐卧草間飲泣歎恨或曰吾所乘馬甚良為盜所奪矣或曰吾賫財若干為盜攫去矣頃之縣尉率健卒若干人佩長刀弓矢馳馬疾若風雨問耕夫云嘗見盜否耕夫以不知對乃復還余再過其地詢之

行而自遠於聲利至於顚頷枯槁之士所以汲汲營營於文字之間冀是可以自見於寥寥千載之後而卒泯沒而無聞非可惜哉乃治裝發京師而其志將及禹蹟之所至不盡得當世之文不為之止也吾徒日俟其成書使四方萬里皆知累聖之深仁厚澤涵煦於區宇者殆百年矣故民生不識兵戈之苦而得以從容摛詞而弄翰其言皆足以鳴國家之盛然則志伊是行非有斯文之役而其功在於本朝矣志伊與余相好其行也序以送

無盜是以貴乎知本者如此夫

黎省之詩序庚寅

黎子省之自安南以使事至京師士大夫多愛重之及還録其詩一卷以遺余皆道中所賦其詞清而暢其音婉而正蓋飄飄然有凌雲之思者也夫文章之傳儒者視之以為末藝然實與天地之氣運相為升降君子於此觀世道焉大江之南自疆宇分裂宋中世以來以詞賦試進士而安南亦倣而行之皇元諸鉅公繼作力劃前

終不得盜私恠其地距朝廷近方國家天造草昧蓋有據西山以為畔亂旌麾所向係頸轅門方之今日之盜强弱衆寡固有間矣承平之久玩視法令使道途之行旅惴惴憂慄如履不測之淵不可謂非有司之罪然而君子之論禦盜非難無盜為難捕獲誅斬政刑之末豈必用之哉使其革心而易慮改過而遷善其本於禮乎蘇卿嘗為太常檢討天子有事於南郊討論儀禮賜予幣帛則固習於禮者其治盜於行唐也吾知其能使之

莫有為之限隔人之生乎斯時可謂大幸矣然生質高下言人人殊况其習俗不同趨向亦異修於家而壞於遊者紛紛然皆是也必傑然不沒於流俗庶幾有以自立焉廬陵夏君仲信其能自立者歟蚤從其從兄會稽令仲善北來仲善既調官南去而仲信獨留從辟用有稟禄即迎養其母已而復自力於學既而思曰昔者子路之去魯曾子俾之哭墓而後行吾其可久去墳墓乎乃治裝以行文人咸賦詩送之以予觀於仲信可謂傑然

朝之餘習駸駸然以及乎古故中州之士知有所趨向安南邈在炎海之中其始也亦漸乎晚宋之風數十年間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塗故省之奮然欲盡掃其敝以追作者志豈淺近者所能知哉省之旣行余謹藏其詩而為之序

送夏仲信序 庚寅

京師衆大之區四方之士苟負其一藝之長一才之善遠者萬里近者數百里杭川輿陸自東西南北而至者

譜牒滅礭無所於考每為之慨惜叔量能追念先德致謹乎此可謂賢已然周氏之先出於后稷鄒孟氏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則其心廣大宏溥同乎天地故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凡為后稷之苗裔者宜若后稷之宅心斯可也叔量之於其族念兵燹之餘譜圖之軼已五十年拳拳訪求而備書之推此心以達乎天下後世其亦庶幾后稷之心乎素之不佞亦后稷之裔也願與叔量勉之

不沒於流俗也夫仲信儆居鳳池之里左圖右史講學不輟自是益自勉焉成其德業所以顯親而揚名其亦異乎漫然而出修於家而壞於遊者矣

安福周氏族譜序 庚寅

至正元年安福後林周氏九世孫浩字叔量修其家譜為例畧十二章葢自其先南唐御史矩由金陵遷西昌之爵譽里御史府君七世孫倩始遷後林皆在郡境觀其譜圖固已明且盡矣素竊睹近世士大夫之家往往

樓御史中丞安陽許公也孰名其亭集賢大學士太原呂公也禮部尚書襄陰王公實題集義之齋而友雲軒者文剛之友安陽蕭貢士亢宗所寓也書院之學者童冠侁侁響然來臻登其樓有稽古之功憩其亭聆伐木之詠入其齋知進學之基處其軒契觀物之妙是故古之君子藏修游息無往而非學者皆此類也文剛之布置經營其勤若是而豈徒哉而豈徒哉亢宗將請世之名能文章者各賦詩以揚其美而余為之序

太行書院四詠序 庚寅

太行書院者國子伴讀穫鹿高健文剛之所建也載道在經紀事有史羣言迭興百氏諸子緗帙牙籤卷以億以務是以作教善之樓猗猗修竹卉木載芳亦有良朋來自遠方麗澤之兌講習有常是以作盍簪之亭聖學之傳維鄒孟氏養氣浩然要在集義室宇肇營名則久制是以作集義之齋太行之雲絪緼變化膚寸之生雨澤天下執友友旃春秋冬夏是以作友雲之軒孰記其

有譽聞及出提舉江西儒學滿秩而還家食者餘一紀
今皇帝召還為翰林待制將進用之俄卒於官先生為
國子助教監察御史馬雍古公薦先生可任風紀御史
大夫特克實不從江西之還在朝之人有忌嫉之者阨而
不用及公論開明擢置館閣而公老矣故其所學百不
一見於功業所以傳示來學者獨賴文章之存而已先
生少歷遊前代遺老之門該綜百氏根極壼奥故其文
雄渾嚴整長於議論而無一語蹈陳襲故蓋傑然於當

柳待制文集序　庚寅

天之生才所以資一世之用使之盡其才者天子宰相之事也千尋之木生乎高厓深谷人跡所罕至之地匠石之欲營宮室者必即而取焉况於人才之足以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者乎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善治其天下國家者宜於此留意焉可也方仁宗皇帝在位崇尚儒術蓋朝廷極盛之時於是淛水之東有柳先生道傳出執政知其才用之於成均又用之於頌臺卓

科為名進士可謂盛矣後周書云宇文之先出自炎帝炎帝為黄帝所滅其子孫遁居朔野後大人普回因狩得玉璽以為天授故國號宇文遂以為氏李延壽曰宇文部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為東部大人或曰鮮卑呼草為俟汾音譌為宇文若今木要甲譌稱為趙是也天台胡三省氏謂後周書為非而是延壽歐陽子宰相世系載俟汾之說而開封王應麟氏亦取之比歲有旨修宋史素以經筵檢討備數史官求遺書江

時者也先生既沒門人戴良宋濂類輯為若干卷而屬素序之先生官豫章素以諸生見焉凡訓誘奬勵者久而彌篤知其得於天者不可謂薄而阨於人者往往若是是故讀其文而深惜其才之不盡用也

宇文氏族譜序 庚寅

太史宇文先生公諒既增其家譜持至京師屬臨川危素序之蓋其先自成都寓吳興宋世多顯仕者端平以後蜀有兵擾不可歸而以詩書為世業至先生復收世

之曰晉人雷孔章云斗牛之間頗有異氣張茂先即補孔章為豐城令掘獄基得之於是拭之以南昌西山北巖之土光芒豔發置劍水上精光炫目至寶之不可秘藏如此哉雖然此物之可寶者若夫人才之所當寶客亦知之乎今有人焉其孝弟能追乎古人學問無愧於令人恂恂而不矜也屹屹而有立也亦産於龍淵太阿所出之地得不謂之寶乎噫龍淵太阿之為寶内以靖諸侯外以誅叛逆其用固可尚已人才之為寶所以安

南見先生於錢唐其後先生以書言凡兩寄先世事狀而皆不及達史館故紀載之際頗有遺恨今譜既成先生身為史官當撰次家傳以傳於世可也夫以宇文既出於遼東塞外其文學政事照映今古由此觀之不必生乎中土然後為足貴耳古之明王立賢無方者其以是歟先生字子貞元統元年進士

送吳仲傑還豐城序

客有問於僕者吾子楚人知龍淵太阿之為神乎僕應

輦下者七年而無張茂先雷孔章之明察世孰從而知龍淵太阿之為貴雖莫知其為貴龍淵太阿固自若也吳君與僕尤厚善故書與客言者以贈之

貴溪鄭氏家譜序 庚寅

予嘗患近世士大夫之族譜諜不具無所徵信夫人之生莫知所本始則與羽毛之類奚以異彼閭閻崛起之徒竄易傅會尤可哂也比客京師頗從四方之名士觀其家譜於是貴溪鄭咺宣伯出其所修世譜葢自周厲

國家利社稷其為用當何如耶昔魏侯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齊侯曰寡人之所寶者檀子朌子黔夫種首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夫龍淵太阿潛伏幽壤其氣激烈上干雲霄故遇知於識者況於人才之生寧能甘於晦藏而没没無以自見彼龍淵太阿之為神張雷二子識之矣若人才之出精於鑑裁者其誰乎吳俊仲傑秀出豐城蓋非物產之美獨能當其奇觀乎吳君之才且良誠世之所寶然而辭親而客於

皆削去其名夫以鄭氏世為衣冠之族詩書之澤為深且遠固安有如工事哉其作法之嚴不得以不若是也鄭氏在唐世為太姓厥今非有專官以掌譜牒顧安得鄭氏家有賢子孫如晅者乎余之先亦出自姬姓故晅俾序其首

雲松隱者圖序 庚寅

雲松隱者西域彥修君之别號也孰為之圖祕書監劉君伯熙也彥修君世冑髙顯丞遊成均歷官清要今與

王少子友至於後唐左押衙立始徙信之貴溪松洋里自立至於晅且十有六世晅之從兄弟之後又三世矣故其家譜號為詳備按押衙君之七世孫將仕郎晉始編為書九世孫宗學博士俊民十一世孫武昌令穰十二世孫鄉貢進士元齡儀鳳元芝十三世孫承直郎子顯畋十四世孫吉州軍事推官之秀鄉貢進士宗得之怡及晅之父貴相繼纂録則其詳備也固宜至其凡例所列有曰貪財為娼同姓為昏贓汙逆惡黨其塋墓者

時駸駸日鄉於顯用其勢莫得遂其超然遠舉之志則雲松之號僅見其彷彿於圖畫爾若余之不才貪戀微祿於輦轂之下眷焉鄉邑實邇兹山於是及其强健乞身以去託迹烟霞水石孤迥寂寥之地則隱者之稱宜歸於僕吾彦修君果能讓之否乎劉君亦肯為之圖否乎

送李文翔序

至順間詔奎章閣學士院修經世大典申命禮部尚書

劉君同官為少監然襟度夷雅恬淡自將居京師修文坊恒杜門却掃留情詩書文藝之間嘗誦唐李翰林廬山巢雲松之詩而愛其山屹立江上飛泉怪石佳花美木往往而見昔賢之遺跡可以歷歷指數誠東南之名山輿區徒以縻於職守未遑置身其地故寄興是圖朝夕覽觀焉嗚呼世之人亦孰窺其高致哉昔者翰林甞過九江雖甞賞愛廬山而有青天芙蓉之喻亦曰吾將而已則其巢雲松之語終弗能踐今彥修君際國家盛明之

推服劉知遠起晉陽次工黨史弘肇時為先鋒都校聞
元靖名名署親吏乾祐初弘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
賊殺軍民左右懼稍稍引去惟元靖事之益謹及弘肇
被誅獨得免郭威與弘肇素善即位訪求弘肇親舊得
元靖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奬王室
為姦衺所搆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故吏也
為求其近屬吾將郵之元靖工其母弟福且素主其家
盡籍財產以付福威嘉之以元靖隸柴榮帳下後見弘

庫庫擇善書者三十人以進是時號得人為盛學士賴其助為多天子將悉置諸館閣會升遐中書姑以儒學教授命之今銅陵縣主簿李君文翔其一人也君貢方物至京師間過余曰吾少遠遊及歸見宗人高年者曰吾家本宋外戚和文之裔女真陷開封從高年南遷僑居台之黃巖内附初兵火洊起故書無存者子嘗修宋史其能為我備陳之蓋余所聞李氏故工黨人自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司事贈太尉元靖公㓜有至行鄉里

初平禁軍校呂翰構亂軍萬餘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語元靖元靖請盡釋之從征太原班師命元靖為後殿中道疾作命乘涼車還京師元靖叩頭言涼車迺至尊所御是速臣死耳固辭得免以讒人訟於太祖出為鎮國軍節度使六年召為左衛大將軍太平興國二年河決詔元靖按視出為邕貴潯賓横欽六州都巡檢使尋移瓊厓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麾下軍士咸憚於行元靖出帑藏數百萬悉分給之衆乃感悦

肇子孫必厚禮之初補供奉官從征高平以功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使宗訓立命元靖告哀南唐還判四方館事宋初李筠叛命元靖帥師屯河陽攻大會砦拔之改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石守信高懷德羅彥環破筠衆於碾子谷及平澤潞遣元靖先入城收圖籍視府庫因請歸其父喪還京師許賜予甚厚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進還爲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德二年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時劍南

峪七州都廵檢使至道二年蜀賊王鸘鵜平餘黨猶據險為寇拜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捉賊招安都廵檢使旋以兵馬鈐轄賊酋喻雷燒以金帶遺涇州涇州偽納之賊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西京左藏庫使咸平三年王均亂蜀與雷有終工官正石普同受詔進討砦於城西門賊忽開城偽遁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涇州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砦賊果閉闗發伏悉陷之有終等僅以身免涇州砦安堵如故所部諸校聞城中戰聲

時黎賊擾動元靖抵其峒穴撫慰以私財遺其酋長在嶺海四五年恬不以瘴癘為慮衆皆懷附代還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三年卒元靖生連州刺史知涇州諱繼昌字世長建隆三年蔭補西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尚公主元靖固讓涇州亦自言不願元靖為聘婦太祖頗不悦開寳五年遷西京副使入為右班殿直東頭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税歲課增羨會詔擇廷臣有勞者府以名聞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中齊饑多盜調登萊沂

州事兼兵馬鈐轄大中祥符元年進東上閤門使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再遣尚醫診視將真拜刺史復任延安表求休致不允改右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祀汾陰留為京城新城巡檢鈐轄改左神武軍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街仗其子遵勖尚萬壽公主天禧初主誕日涇州過其家迎拜為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器幣珍果美饌賜之翌日主入對帝問涇州强健能飲食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謁拜諸陵皆許之二

泣請引去涇州曰吾位最下當俟主帥命是夕有終馳報至從涇州屯雁橋門三月破彌牟砦斬首千級大獲器仗逼魚橋門均脫走涇州入城嚴戒部下無擾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事平遣還其家以功領奬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徳二年帝幸澶州遣先赴河工散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近臣充使乃令涇州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俄與韓和同至行在尋擢為西上閤門使三年將朝陵寢以汝州近路衛兵所駐命知

所居堂甃及瓦甎多為鸞鳳狀和文令鑱去主服有龍飾悉屏藏之帝歎喜命領澄州刺史讁均州團練使從蔡州踰年起為太子左衛率府副率復左龍武軍將軍領宏州團練使真拜康州團練使給觀察使禄時涇州官刺史和文請班其下許之涇州得疾和文馳省不俟命帝遣使令乘驛赴之既還上表自劾帝使近臣慰諭之遷澤州防禦使又遷宣州觀察使求補郡自試出知澶州賜燕長春殿作堤捍河七日而成遷昭德軍節度

年冬卒遣中使護喪以歸鄭仲者客元靖門下十餘年元靖待之漸薄上書訟元靖得賜同進士出身為酸棗主簿所謂讒人者也早死其母值歲饑嘗詣涇州乞食家僮竟前詬逐涇州名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涇州生和文諱遵勖字公武少學騎射馳永雪間馬逸隊崖下衆以為死和文徐起亡恙也後舉進士大中祥符閒名對便殿命尚萬壽長公主初名勖真以遵字闕為元靖孫授左龍武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下嫁而

制服及知許州眞億之墓慟哭而返又與劉筠相友善存恤其身後卒贈中書令諡和文子知澶州贈兼侍中諡良定諱端懿字元伯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諱端愿字公謹安德軍留後贈昭德軍節度使諡恭敏諱端慤字守道良定通陰陽醫術星經地理之學七歲授如京副使侍仁宗東宮尤所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如家人七遷濟州防禦使為郡牧副使杜祁公為樞密擇外戚子弟試外官乃以侍

使觀察留後拜寧國軍節度使徙鎮國軍知許州水軍多不練習和文簡拔十去七八後以疾請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曰人有何言和文不答太后固問之和文曰臣無他聞但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耳嘗上三說五事以論時政晉國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干與國政太后崩和文請置之別院出入伺察之以壓衆論嘗師楊億為文卒為

隄以却水患民使之尋授定逺軍節度使知澶州不拜以留後知澶州卒帝方宴禁中聞之為徹樂賻以黄金三百兩贈威德軍節度使謚良定再贈兼侍中開府以穆獻公主恩七歳授如京副使四遷為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歳旱御便殿慮囚放宫女開府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宫女為宦者專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累進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羡財數十萬被賞開府言常賦三折其民不堪即

中知兾州為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轉運使移州捕妖人李教教已死恩州王則據城畔人言教不死在賊中遂降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改滑州兵馬鈐轄賊平實無李教者乃以為汝州防禦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蔡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徙華州觀察使以母喪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願終制許之仍結俸命提舉集禧觀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京東水民多饑大發倉廩以賑置弓手局教以戰鬬遂如精兵治汶陽

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凡大禮成賜金帛器幣品數視執政哲宗嗣位進太子太保欽聖皇后以甥舅之故嘗幸其第禮獻穆祠堂命近侍掖開府勿拜元祐六年卒帝輟朝臨奠賻典有加贈開府儀同三司恭敏官左藏庫使執獻穆喪辭起復詔特給俸累遷東上閤門使幹辦三班院嘗侍羣玉殿仁宗獨賜珠花飛白字寵顧特異知邢眞衛三州至蔡州觀察使元祐中以安德軍留後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恭敏初良定在嘉祐時嘗

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賞申折變之禁移廬州富鄭公謂曰肥工之政何以減於襄陽開府曰初官喜事飾厨傳以干名則譽者至吏事既久知抑豪强制滑吏故毁隨之弼深然其言英宗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帝以疾拱默開府求對進曰陛下當躬攬權綱以係人心不宜退託失天下望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請歸授醴泉觀察使神宗即位遣使即家録取異時章奏賜詔褒之河東城囉烏開府手寫趙普諫太祖北伐疏以聞連

刺史出知潁州還斡當三班院使契丹分畫河東地界幾二年乃決賜袍帶金帛以賞勞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卒贈冀州觀察使賜白金千兩此文翔先世事也李氏從高唐度江家於山海曠絶之地百有餘年宋失其國宜其不足取徵文翔雖為學官於汳則又五十年矣此其志之可悲也夫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文翔在館閣與一時之名勝遊討論國家之故實況於吏練之熟閲歷之深足以自見於當日公侯復始吾於文翔

容請建儲人無知者元豐間恭敏袖舊稿上之神宗歎曰近世之賢戚也良定子成州團練使知蔡州諱評字持正少涉書傳嘗以公主遺奏召試學士院及殿中丞意不滿辭之後二年再召試復止遷一官愈不悅由東頭供奉八遷皇城使以父告老授西上閤門使為樞密都承旨出使陝西河東還言鄜延之人皆謂城囉烏非便乞速撤毀解一路之患師出安南調兵及河東又言王師南征而取卒於西北使蠻聞之得以窺我以榮州

族益大豈獨其富貴烜赫於一時哉素嘗讀初寛集而竊考清源公之行事直道正言無所回撓其論權奸蔡京以為欺君僭上蠧國害民天下疑之及開北邊京父子合謀謂公名望大臣可使鎮撫新附之邦乃出為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㨗宗之闇不疑其姦何異顏太師之使李希烈也然公所陳之事灼見幾先而其君不悟卒至宗廟邱墟生民塗炭公之立朝大節足以信於後世矣今天子詔修宋史

蓋日望之故備書所聞以為贈

定武王氏族譜序 辛卯

王氏盛族也其出不一有嬀姓有姬姓二省雜姓四定武之王莫知其所本其可考者自仁遇始仁遇生顗舉宋寶元闕年進士為隰川尉贈太子太保隰川公生子三人皇祐間皆舉進士長子僅終水部郎中知雅州贈太子太傅雅州公生孝孫知代州五臺縣贈太子太師五臺公生安中元符三年舉進士歷官二府而定武之

高下位置各適其宜遊山之君子不及至者以為恨學道之士尤樂其喧囂之遠可以離世而獨立也素之叔父功遠甫少從尊師學在京師以觀之圖及四明戴先生所為記求題詠於朝之名卿大夫清河元文敏公與先叔父為莫逆交得記文手書一通南望再拜曰江左之文章猶有斯人乎太史臨江范公德機之詩曰玉堂學士危與吳謂先叔父及玄教宗師鄱陽吳公也元公親題其後深加贊賞元公學問傑出中州然挾其才不

史官為公立傳既已奏御可謂發潛德之幽光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朽後之為人臣者可不監諸公八世孫漸能文章與素邂逅吳中備道其家世之懿漸從弟晉貢於江西來上春官出其世譜俾素序之因書其後至正十一年二月壬寅臨川危素在京師金臺坊僦舍書

先天觀詩序辛卯

先天觀詩一卷自翰林學士承旨楚國程文憲公而下總若干人方曾尊師貫翁為此觀擇山水之勝而亭臺

免於瓦礫之譏後十年叔達將請於其師遺教宗師劉真人耕隱刻梓以傳又屬素序之惟尊師行義甚高與開府玄教宗師張公居同邑定交貧賤時張公既遭逢國朝寵遇甚盛數招之不至其没也僅藏宗高宗書陰符經及此卷爾張公祭之以文曰偉哉斯人秉是正直則尊師之為人可知已他日仙者金蓮頭結草庵覲旁獨居廿有六年素屢宿庵中聞松風澗水之音清清泠泠有高舉遠引之志顧竊禄於朝侵尋華髪讀諸公之

多讓人即此可以觀其揚人之善尚有古人之風焉當此之時國家承平以文物相尚名人鉅公畢集輦下雖一詩之出必各極其所長期於必傳而後已故范公與太史浦城楊公仲宏豫章揭文安公之詩皆作於布衣之時其後雖為顯人今讀其詩亦非率爾而為者先天觀聞於四方萬里豈不以其詩而傳歟自薛真人玄卿以來詩若干首則尊師十數世孫毛遂良叔達所求初叔達至京師俾素賦之素辭不敏安敢繼諸公之作求

諸暨而未遑一歸臨川來遊京師出示此本猶其先世手澤素留之數年謹録而藏諸孔子謂夏殷之禮皆能言之而嘆文獻之不足徵然則斯譜之存係於吾邦文獻豈可忽哉

三皇祭禮序 辛卯

皇帝御極之十有七年詔祀三皇遣大臣攝事三獻用樂著為令從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臣文殊納所請也臣素供奉翰林嘗定誤樂章太常博士臣任栻爰制

詩恍若夢遊麈湖之上其能無感於其中乎

臨川王氏世譜序辛卯

臨川王氏世譜一卷宋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英國公十三世孫允升所藏也昔荆國公昆弟以政業文學克大其家歷世滋久而子孫多散居他郡素郡人也嘗求其譜於祠堂蓋詳於前而畧於後至金陵訪之亦不可得以屬諸名扂字載之者扂杜門鍾山讀書養親數有書問而不及此允升自其七世祖德慶史君卜居

反始何其闕然唐玄宗僅置廟京師宋太宗祭窔犧於
陳神農於亳黄帝於防而已郡邑徧祀咸秩無文未有
盛於我皇元也在至元初以醫家專其享祀議者謂三
聖人之功之德含齒戴髮者皆所當尊而事之豈獨醫
家所得專之耶由元貞以來臣僚間嘗以為言有司漫
不之省今皇帝克承丕緒嚴恭寅畏事神治民者靡不
盡其道故斷而行之於乎盛哉臣素蒙恩幸被任使與
聞禮樂之制作顧以非才惡能上副聖天子敬祀神明

樂名御樂局大使臣盧亨審其音律就正於禮部尚書臣趙璉乃以工聞臣素調官奉常為博士竊思旣隆其禮宜定著儀文頒行郡縣屬臣杙拜監察御史因討論典故為祭禮一卷叙曰昔孔子之傳易繫辭叙宓犧氏神農氏黄帝氏栽成輔相之功大矣蓋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利及於千萬世之久雖竭四海九州之奉曽不足以圖報萬一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孰有先於三皇者乎然而三代以來卒莫之能行報本

可得而武陵之文亦復不傳及被命修宋史信獨無一字送官𢪻拾他書僅成數傳其間闕遺固亦多矣益州縣無良吏家無賢子孫使忠賢泯没史家有遺恨非可惜哉永豐士舒彬文質時客京師睹其事而慨焉乃發憤還其鄉網羅散逸得昔人所為文辭久而會萃成編題曰廣信文獻録文質居貧方汲汲於養而寢食之間不忘乎此訪求故家世族至於浮屠老子之宫殘碑斷碣無不蒐輯衆頗非笑之而文質不啻其老師宿學及

之意臣實懼焉姑識諸篇端以示來者

廣信文獻録序 辛卯

信東南大郡也其山奇拔其水清寫其鍾而為人有文章尚節概自唐吴武陵父子及校書王貞白啓其端緒至於宋室南遷中原故家多僑寓於此而士習益盛由僉書樞密院事張公叔夜直秘閣知同州鄭氏驤以來皆能仗節死義尤足為是邦之重矣余鄉家貴溪之境少讀柳儀曹作吴君文集序奬譽備至余往求之卒不

公君直母家也余至治間客遊貴溪之境始聞桂氏伯仲以文學為鄉先生乃齋沐修頌伏謁門下於是澹圃先生武仲方頤白鬚類古君子不以余為少年揖讓為禮甚恭猶抵掌談謝公言論風旨使人毅然有立志退則從其子林伯游而林伯方覃思經術思有所著述以翼衛聖賢之道而不務茍阿於時好葢余少林伯十有四歲林伯之子孟又少余六歲而孟天才飄逸文采曄然尤為稱其家者也其後先生即世余亦以家貧干禄

聞前代故實者則曰盛哉文質之舉也已而日積月累可以更考見數縣之事及再遊京師假公私書補其未備而所得益富而文質將還江南徧求以紀載之向使廣信之人皆有志若此則吳氏父子之文安得并與飄風游塵一歸於昧耶余故嘉其篤於好古而為之叙

廣信桂氏三世文集序 辛卯

廣信桂氏自司空公顯於五季宋初其後以儒學擢科第者數世我陸文安公稱其族盛而尚禮法宋忠臣謝

辭有作者風昔人三世有集以為儒林之盛事乃今於
桂氏見之何其懿哉庸游於成均謹重而力學使予未
老并讀其四世之文豈非餘生之幸故書以為序

果囉羅易之金臺後稿序辛卯

易之金臺前稿余既序之矣及再至京師又得後稿一
卷為之論曰昔在成周之世采詩以觀民風其大小之
國千有八百西方之國豳得七篇秦得十卷而止夫以
雍州之域實在王畿自豳秦而西未見有詩豈其風氣

久而不能歸間數歲而林伯與孟則以書道其殷勤友誼甚篤也乃者孟之子訪余於京師其名曰庸其年亦幾三十余於是見桂氏四世而亦將衰矣庸橐其曾大父大父父三世之文請曰吾子於我有世契願序而傳之余讀孟東蒙之詩其四章曰内充既和外形載方相時允蹇退休式康其六章曰聖軌有卓删述是儀爰指我的明德是持所以述贊其大父尊府君可謂善言德行余之不佞誠不敢易其辭孟承其家學之緒故其文

為祖宗取天下豐功大業宜制樂歌薦諸郊廟易之之才足以為之聖君賢相制禮作樂豈終舍吾易之者哉

衛氏族譜序　辛卯

衛本周文王子封初食邑於康武王封紂都之東國至秦二世始廢其君角為庶人其後散處四方今可考而知者曰合陽派其初祖忠傾曰夏縣派其初祖宋鄜州士曹勲曰興元派其初祖唐將軍志忠曰華亭派其初祖誨誨六世孫閬宋政和八年舉進士仕至左朝奉大夫通

未開習俗不能以相通也歟易之果囉羅氏也彼其國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國遠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與輝和爾最先來附至今已百餘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業詩書而工文章易之伯氏既登進士第易之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退藏句章山水之間其所為詩清麗而粹密學士大夫多傳誦之然則果囉羅氏之能詩者自易之始此足以見我朝文化之洽無遠弗至雖成周之盛未之有也昔余客鄞為文送易之北來以

接且將二紀欲問其故家遺事卒不可得猶幸因鍾而稽其世緒之詳蓋華亭之衛莫盛於宋世變以來衣冠之族往往淪替譜牒散亡而傳聞荒忽而衛氏之後獨可徵信如此異哉夫人事之得喪一去一來者天也至於上承詩書之澤下為曾玄之計厥有道焉昔康叔之始封武王告之以祗遹文考又曰敷求殷先哲王曰丕遠惟商耇成人曰聞由古先哲王說者曰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斯言也凡康叔之

判鎮江府累贈太師魏國公其長子時敏通直郎知仁和縣生三子曰溉朝請大夫直祕閣知處州累贈宣奉大夫曰洵廸功郎海鹽縣主簿曰洙嘉定七年進士朝請大夫戶部郎中兼闕司郎中若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叅知政事累贈太師秦國文節公涇則魏公次子季敏之子也戶部公之玄孫鐘久居京師念宗族之遐邈命其子好義增修世譜屬余為之序余嘗以事過華亭訪衛氏子孫聞其賢而有文者其字立禮杜門不與人

倫之常可能也至於處變而處其變者不可能也且常而至於變固人倫之不幸素其位而行顧不在於我耶然而未易言也非格物之深使義精而仁熟固不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過與不及其失則均君為之書誠足以資學者格物之助譬諸養生之菽粟治病之藥石其可闕哉抑先王之澤既熄數千年間議論之未當處置之失宜經權之不明性識之昏蔽雖處君父之尊尤不能明乎臣子之所當為況於其他乎此書之盛行於

裔皆可服行之矣鍾之北遷混於闤闠而不爲習俗所變知教其子吾知衛氏之必復其始故序以徵之

明倫傳序辛卯

明倫傳五十卷曰君道父道母道子道婦道夫道妻道兄弟交友師生家臣僚屬知舉凡十五門蜀郡楊君三傑之所著君旣序次之而列其凡例於前監察御史以君書有補於世教薦之於朝集賢翰林禮部議以克合中書移江浙省刻其書蓋嘗求君著述之意以爲人之處人

君昆弟戮力平寇攻彦璋於象牙潭斬黄可思李道謙禧宗嘉其功授府君刺史府君之弟諱子昌為蘄州刺史再授虔州刺史改弋州刺史加饒州制置使楊行密自稱留後遂自為淮南節度使及其子渥偽稱吳改元隆演盡陷江西州縣弋州府君依吳越錢氏梁貞明三年十月六日卒年五十有八弋州府君二十二子其十一人德昭易姓改元氏從吳越王錢俶歸宋事見宋史宋以德昭為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生九子幼子守文

天下家藏而人誦之彛教庸行具有成法因時制變不失其常豈待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君著書之功於是為大若是而猶陷於偏黨而不自覺無乃自暴自棄之甚者君亦未如之何矣君在京師數與余論天下事觀其練達政務而沈毅有為則其書非直為空言也乃序而歸之君字曼卿

元氏世録序 壬辰

唐之末世盜賊蠭起黄巢黨柳彦璋陷撫州先南庭府

臣者嘗與章簡公以詩叙宗盟章簡公亦歸南城界潭省墓刻石永福僧寺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右正言諱佑章簡公實銘之章簡公故第在平江之帶城橋至正四年素以事道出平江徧詢其後無有能言者徵諸吳郡志亦無一字及之括蒼潛安撫說友尹臨安作郡志頗載其事平陽張君仲舉與素同官史館間語素曰杭之新城有儒者元姓自謂與子同出信乎素喜甚會大梁段君吉甫亦在史館將還錢唐亟以此事屬之段君三

咸平進士官止大理寺丞知白州生子絳天聖五年進士神宗時參知政事官至正議大夫魏郡公太子太師謚章簡生二子耆寧耆弼五孫延祖似之紹京紹直紹著曾孫之可考見者曰康曾自章簡公二子而下其歷官皆莫得而詳五孫亦不知耆寧有子若干人耆弼有子若干人康曾者亦不見五人之中孰為其父弋州府君子廿一人晉國公為最顯曾未七世已漫不可稽而欲求廿一人之裔愈難知已自易姓以來危氏有諱清

甲科歷仕州縣號為清強神宗既更庶政欲慎選詞臣宰相王公安石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元其是也時雖作龍圖閣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其制書詔令純深温潤抒思深長長於應制神宗深加賞激至於碑表詩歌之文無所不精丞相蘇公頌論公持論前言往行講尋源流或推究天人善惡之應叩其所屬往往更相推許由是知公之學豈可以淺近窺哉素之先世藏公玉堂集讞獄集等書兵

使人訪諸新城終無所聞章簡公墓在錢唐縣履泰鄉之鳳皇山北庭觀驢君元賓以選守杭元賓與素有交誼以是為請諾焉及紅巾賊起杭城陷素備官於朝不能即還江南因稍列其譜圖而附以金石簡册者為元氏世録一卷用藏於家他日續有所聞當備紀焉以見夫宗族之誼雖遠而不可忘也

玉堂集序 壬辰

昔我太子太師章簡公以世家子登宋天聖五年進士

至元間漳之南勝寇作郡民往往結寨以自保長泰有寨曰天城居民最多而逼於賊龍溪士許君存衷傾貲募兵擊賊亡算遂解其圍天城之民不至汙染而父子兄弟夫婦獲相保以生存衷之功也事平存衷恬然不自言後十有四年憲帥兩府薦授南勝定南寨廵檢將行過予執别蓋自寇平之後多以功狀來工若令永春尉胡君長泰主簿方君予嘗與論事知其才足以有為皆為文以送之矣存衷以一介書生奮勢不自顧而力

燬之餘無復存者及客京師得玉堂集二十卷於翰林國史院公庫因假傳鈔葢為學士時代言之作也又從鬻古書者得玉堂詩集十卷餘所得者鹿苑寺記等文數篇而已謹序而藏之凡所以頌公者皆非一家之私言也自公之没二百六十餘年吾宗詩書之澤猶未至於斬絶者抑公有以振起於其前歟後之人讀公之書尚無怠於世業可也

送許廵檢序壬辰

或出於此顧以百萬之師使之長驅遠征寒暑之異候饑渴之失宜吾未見其利也況於州縣困於送迎黎庶疲於供給故曰莫若民為保為計之善譁之禦寇已試之明驗何憚而不行哉向也存東之處布衣捍禦之功已章明若此今為王官以捕盜為職業功名之立將兆於斯行大夫君子其得無言以送之乎

浸銅要畧序 壬辰

德興張理從事福建宣慰同考滿調官京師會國家方

與賊抗以衛其民非灼知大義之所在其能然耶此豈與武夫悍卒同日而語哉昔者竊議之中州江南歸於版圖者歷歲滋久國家之法制莫非以惠安元元為本然而盜賊之竊發或連數城其故何歟守令之失職武備之不修有以致之然也閩粵去朝廷萬里方盜之起警報上聞非旬日不可達及遣將用兵聲罪致討而賊勢益張誠宜使其民自相為保謹斥堠置烽燧聲勢相倚而緩急相救則盜雖劇可平矣古者寓兵於農其意

十有二五日一舉洗者一曰黄牛七日一舉洗者十有四曰永豐青山黄山大巖横泉石墻隝齊官隝小南山章木原東山南畔上東山下東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舉洗者十有七曰西闕焦原銅積大南山横槎隝羊棧陘旻冷浸横槎下隝陳軍鑪前上姚旻下姚旻上炭竈下炭竈上何木中何木下何木凡為溝百三十有八人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為最多是書理之先贈少保府君諱潛所撰以授其子贈少師府君諱盤成忠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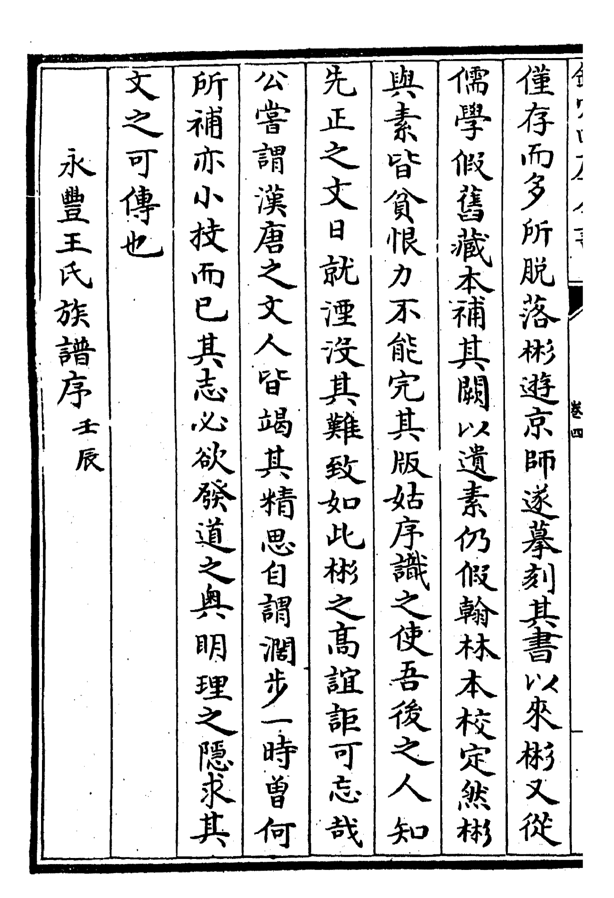
更錢幣之法獻其先世浸銅要畧於朝宰相以其書之
有益經費爲復置興利塲至正十二年三月某甲子奏
授理爲塲官使董其事理持其副屬余序之序曰錢幣
之行尚矣然而鼓鑄之無窮產銅則有限理之術乃能
浸鐵以爲銅用費少而收功博宜乎朝廷之所樂聞也
當宋之盛時有三司度支判官詩申能以藥化鐵成銅
久之工人厭苦之而事遂寢今書作於紹聖間而其說
始備蓋元祐元年或言取膽泉浸鐵取礦烹銅其泉二

時之所立當不止於此也理字伯雅

潏水集序 壬辰

潏水集四十卷宋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公之文也公諱復字履中世家開府之祥符其先人累官關右遂為京兆人公年十有六取國學解自以年少十年不試禮部方刻苦學問元豐二年登進士第不就制舉宋用兵靈夏時相誘公為侍從公毅然卻之邊臣請造戰船戰車公則又力疏其非役乃罷其節概之粗見者若此所

君諱甲少師之孫參知政事忠定公諱燾實序志之我
武宗皇帝詔作至大錢理之從祖諱懋與理之父諱遜
以其書來工皆命為塲官未及鑄印而塲司罷至理復
因是蒙被異恩幾於古之世官惟其父子祖孫專於一
事其講之精慮之熟可知已何患乎冶鑄之無功實藏
之不興哉雖然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昔者張氏若贈少師諱根著
述傳學者忠定公事業在信史公侯復始將在乎是異



僅存而多所脱落彬遊京師遂摹刻其書以來彬又從儒學假舊藏本補其闕以遺素仍假翰林本校定然彬與素皆貧恨力不能完其版姑序識之使吾後之人知先正之文日就湮没其難致如此彬之髙誼詎可忘哉公嘗謂漢唐之文人皆竭其精思自謂凋步一時曾何所補亦小技而已其志必欲發道之奥明理之隠求其文之可傳也

永豐王氏族譜序 壬辰

蘊之大者固未試也叅知政事觀文殿學士吳越錢忠
肅公從公之孫龜年龜朋得公文集將刻而傳之不果
錢公之孫左丞相成國公象祖稱公學問淵源文章爾
雅議論醇正淳熙九年守信州乃刻於公庫以成先志
今百七十年矣素少讀夏書建安蔡氏於禹貢導河積
石之下引公數言且謂公之學甚博自是欲求公他文
久而弗得比供奉翰林始獲讀公全集猶是貫丞相似
道家本廣信舒彬文質以書來言曰吾郡所刻滴水集

名戚安其可見者唐末處士肇肇子景為洛州錄事贈將作監將作子遷贈光禄卿光禄生明遭宋之興克樹大業為推誠翊戴功臣贈太子太傅其後仕者相踵而起其居永豐者由太傅四世孫同始至君又十有二世矣夫以太傅際風雲之會功名顯赫著在彝鼎歴數百年之久而肖胄繁衍厥有其由方其將兵數萬下江南兵至洪州不妄殺人市不易肆草李氏之敝法而薄其賦税嗚呼此豈武夫悍將所能哉至若朝奉之訓不可

廣信王君志道以其家譜示余於京師曰此大母俞夫人手筆也吾少孤大母鞠而教之七世祖朝奉府君家訓八事亦書於譜尚書韓公無咎内翰洪公景盧為府君輓詩書諸壁間夫人懼夫壁有時而壞則又書於譜若夫人之於王氏承家啟後之意何其懿哉素昔修宋史知君之先有大勲勞欲為之倣歐陽譜法撰次為書請以夫人手澤匱藏於家廟顧旦暮驅馳有不暇及君將歸江南乃以序為屬叙曰王氏其先琅琊人轉徙大

楞伽經曰此可傳佛心宗震旦之人有為佛氏學者敬信而誦習之因是而開悟者未易悉數葢天竺距中國十萬餘里言語不通文字亦異則其書之未及翻譯者尚多有之不獨楞伽而已皇元泰定初中印土王舍城刹底里遜曰指空師見晉王于開平論佛法稱旨命有司歲給衣粮師曰吾不為是也因東遊高句驪禮金剛山法起菩薩道場國王衆諸臣僚合辭勸請少留師乃出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三卷欲使衆生有情無情

起無益之爭興無故之訟骨肉自相吞噬用度過為侈靡輕棄祖業謀析故居廢四時祀先之禮忘在庭義方之訓其為言至簡非獨王氏可以服行之凡為人子孫者以是更相告語則興者不能以遽廢廢者亦可以使其興也叙其譜而推本其原而及其先訓亦所儆夫世之人且以自厲焉

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序癸巳

梁武帝時菩提達摩至於金陵問答不契折蘆渡江留

於罪罟師之名震暴中外四方信向彌篤今皇帝眷遇有加資政院使姜金剛既施財命工刻是經以傳門人達蘊請予為序

上都分學書目序 癸巳

開平距大興且千里大駕歲一行幸恒以仲夏之月至及秋則南還故百司之扈從者驟往倏來無復久居之志在上者固簡其約束而弗違有所程督國子監歲以助教一員佩印分學學正學録或一員伴讀四人實從

有形無形咸受此戒聞者歡喜諦聽血食是邦者曰三岳神亦聞此戒卻殺生之祭愈增敬畏師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道則然說法放戒老婆心切故是經因事證理反覆詳明讀者若楞伽之初至嘆息希有嗚呼五濁惡世其人之迷謬已甚不有以警動開諭之終無以為入道之基矣師之學得於南印度吉祥山普明尊者天歷皇帝詔與諸僧講法禁中而有娼嫉之者窘辱不遺餘力師能安常處順湛默自悔居無何諸僧陷

讀之比還必歸諸典守者先是分學亦假其書或他司已假則不可得有志於競辰者甚為之惜顧分學買書自毛君始繼至者將歲歲而增益之當至於不可勝筭諸生學古以入官治心修身一徵諸方册毛君之功夫豈少哉祭酒魯郡王公移牒開平府俾以其書與儒學舊書並藏置書目一藏崇文閣一藏開平儒學一隨分學而余序其端是年分學者學録李文伴讀劉壽張儼苑致陳信也

諸生之在宿衛或從父兄多至數十人以稟給庖隸自隨學館即孔子廟西北為之遠絶塵囂人事稀簡助教專於教事非休假不出户可以稽經諏史探索精微之藴百司庖從者求如分學之安適亦云鮮矣至正十三年助教廬陵毛君文在實在行中乃節縮餐錢之羨購書一千二百六十三卷為三百五十冊置於分學葢工都書最難致昔賀涇陽王為留守嘗遣教授董君買書吳中藏於學宫刻書目於石凡文臣之嗜學者往往假

之不平君欣然曰吾壯遊之願畢矣即日就道館遇奇
納克實山下暇日因登是山作詩百韵千言以紀述其
勝至正十一年季春之月也後五年孟秋之月君為左
警廵院判官與余皆謁告養痾録其詩相寄鋪張皇元
之豐功大業此固余之素志又足以助成其書故幽憂
之疾為之灑然以蘇君之為惠者至矣古人有云登高
能賦可為大夫其君之謂與因書其後以歸之

杜氏世譜考異序乙未

艾蜚英奇納克實山百韻詩序 乙未

余好考求宇内山川風俗物産獨北方無載籍至其地者往往不能言雖言之不能悉也往年古田主簿番陽蕭澄嘗為和寧學官出其所撰和林賦又有李生者亦番陽人為兵馬司吏其人儒者頗記録其槩余將撰次為和林志顧有所未暇爾同郡艾君蜚英為内史府掾史甘貧勵行氷蘖自持同列疾其異已令式百司官曹凡後至者當遠役君名最居工乃令分府北行聞者為

生大夫綽綽生段段生赫為秦大將食邑於南陽衍子孫因居焉世稱杜衍赫三子工黨太守秉生南郡太守札札生御史大夫周唐大歷七年安平公顒六世孫太子賓客信嘗修譜宋中興館閣書目猶載此書則嘗刊行於世矣以司徒岐國安簡公之善著書羅絡古今號為精密未遑自修其譜何耶歐陽文忠公有言自春秋諸侯之子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日惟杜氏則其譜宜最為詳盡而

至正八年天台杜君昌閭奉其世譜航海以達京師俾

史官臨川危素為之序素以杜氏世大族何以序為君

自是相見輒以為言乃取其書玩繹之有未盡合者因

旁稽他書著為杜氏世譜考異一卷叙曰昔者周成王

封其弟叔虞於唐唐子孫攺封為杜其後宗族散處他

國隰叔奔晉為士師因為士氏㑹食邑於范又為范氏

故宣子謂魯叔曰陶唐氏御龍氏豢龍氏豕韋氏唐杜

氏范氏皆其祖也杜氏之後洩適魯為大夫出奔於楚

觀今吳氏之書往往散失予一日忽憶此書亟問其家幸而尚存為之甚喜蓋公所自書前有臨川危素太樸著七字而篇别不為聯卷紙尾皆暗記所作年歲獨以賦頌贊記序為次以此知公自珍其文若此蓋録藏之以待編次者也然尚有其半而軼矣說學齋稿者亦予向時所見標題亦公之真跡今復脫去昔宋太史稱公在至正中以文名天下淵深精純獨繼歐虞之後予家苦無書而公集五十卷尚未之獲

猶有所牴牾學者之欲考求故實夫豈易言哉素嘗求史館遺書於行者過越問祁國正獻公之後無有也至黄岩得太子贊善梓州通判諠丞相清獻公及其子澥之事刋諸宋史又嘗撰世德之記以遺君考異之作抑亦見素於杜氏深致意焉他日君歸其鄉搜訪考訂使歸於一是山林之下宜有好古博雅之君子以補素之不逮云爾

說學齋稿一百三十三首予前三十年從吳純甫借